



天台山方外志卷第二十

記類

唐王展白郎巖記

白郎巖因神姓名也在天台山西東抵唐興縣三十里長

慶四年秋風雨不應候土產之物焦乾幾七八農人愁毒相視不聊生自浙東數郡咸然縣令白餘豐曰其竊長斯邑人愁毒猶吾愁毒也將禱于名山顧其遼遠某始至時經于白巖異狀深黑巍峭疑有神宅焉因探其端得寺記知白郎神事因詣法師會耀所憇巖側虔禱禮請未及竟有異物自穴出黑首高眶素臆錦春其顧視昂昂之勢若龍若蛇然不驚不搖受祝而退其夕降甚雨居數日物反秀綠自寶歷元年更復旱縣令求去年之祥召邑居客與同往祝請其年六月十八日是物復自穴而出一如去年狀加四足焉



足呈掌辰若欲挈矯是夕復降甚雨異哉其
神明歟神必依山山川山川不崛神不依焉受
祝惟神禱不精誠神不歆哉天與神通神非
真正天不應焉縣令與丞非尊官也能一精
專於下而通天降神其應如射豈細事耶足
以誨天下之慢易者展適在山野獲同觀焉
因記其年月於是巖之
側寶曆元年八月日記

宋天台般若新寺甄塔記

按越都圖經弁古碑云梁朝岳陽王者是

昭明太子第三子即梁蕭譽是第二生梁王
是也於赤城山頂造甄塔三所中有如來舍
利四十九顆其塔至唐會昌五年乙丑歲七
月勅廢至咸通六年乙酉歲僧宗立并居士
倪求徐師約與眾信士同修一所至八年丁
亥歲七月功畢星霜綿遠其塔甄石墮墮爰
至顯德七年庚申載般若寺沙門德韶重建
纔啓舊甄石感雷電風雨驚眾現如來身光

項佩毫光光中又現阿育王寶塔塔中亦
五色祥光遂獲舍利四十九粒迎歸紫凝山
香花品簪弁眾僧各然頂臂種種供養遂累
甄而僧俗雲萃逾一祀圓就再安舍利二十
八顆前後可三十餘瑞現光與前無異留舍
利二十一顆散安東都府內并應天寺甄塔
中吳武丘寺甄塔國清寺甄塔東塲中興寺
甄塔各一顆當寺二塔盡是德韶特捨衣鉢
資金新造各安舍利三顆上贊皇王帝業次
資軍庶樂康云耳辛酉歲大宋建隆二年十

一月十日題記

鄭至道劉阮洞記

劉阮洞其傳久矣余竊邑於

在此按圖得之以詢護國寺僧介豐乃曰洞
居寺之東北二里斜行山谷隱于榛莽間人
跡罕及景祐中先師明照大師嘗採藥見金
橋跨水光彩眩目二女未笄戲于水上如劉

阮所見此水倦之洞府也元祐二年春迺鑿山開道立亭於其上環亭夾道植桃數百本所以追遺迹續故事也越明年三月十日丁丑寺僧報桃花盛開弁以其景物之盛求名焉余率縣尉縉雲郭儀彥文監征開封曹某得之來遊而黃巖縣主簿西安王沔之彥楚與其弟宣德郎知金華縣事漢之彥昭繼至乃相與幅巾杖藜徜徉行歌沿澗而上觀綠波之漣漪聽寒音之潺湲微風過之餘韻清遠飄飄然猶鏘佩環而朝玉闕也遂名之曰鳴玉澗澗之東有塢植桃數畦花光射日落英繽紛點綴芳草流紅縹緲隨水而下此昔人食桃輕舉之地也遂名之曰桃花塢自塢以比行數百步攢峯疊翠左右迴擁中有澗流隨山曲折而遊人之道從之及水窮而道盡則有潭清澈淵澄可鑒毛髮羣山倒影浮碧搖蕩中有洞門潛通山底其深不測雖霖霖暴注而不盈大旱焦山而不涸此寺僧

金橋之地也遂名之曰金橋潭潭之南澗水淺見沙中有盤石三不沒水者數寸可坐以飲自上流盃盤隨流蕩漾必經三石之間俯而掇之如在几案此羣僊會飲之地也遂名之曰會僊石據石之端仰而視之三峯鼎峙峻極雲漢寒光襲人虛碧相映危崖蕩花紅雨散亂其東峯則孤危峭拔儀狀奇偉上有雙石如縮髮髻遂名之曰雙女峯其兩峯則壁立千尋上連巨嶽朝陽方并先得清爽遂名之曰迎陽峯其中峯則居中處焉以雙女迎陽為之輔翼羣山之翠合而有之遂名之曰合翠峯三峯之間林麓踈廣草石瑰異左連瓊臺雙闕之山右接石橋合澗之水採芝茹木擷翠佩芳杖屨輕而白雲隨笑語高而山谷應翛然而往直欲跨兩鳧御清風逍遙乎不歎之鄉而不知塵境之卑蹙涉世之有累也遂名之曰迷僊塢自塢以出至于迎陽峯之下有石偃于山腹廣袤數丈寺僧因石

址結亭於其上畫桷雕楹翬飛鳥草前臨清
泚瓦影浮動魚跳圓波光弄樽俎浮盃之迹
顧指在日遂名之曰浮盃亭是日也天氣清
明東風和暢巖端過雨踈雲留日余與諸君
携茵席挈壺觴上登崔嵬下弄清淺流觴藉
草惟興所適山殺野藪具於臨時膾靈溪之
鱗如金庭之蕨無備具之勞也掛衣長松落
帽幽石帶慵則披衣履倦則洗足解衣漉酒
玉山自頽無衣冠之束也意所欲飲命樽注
之一引而盡量窮則止無鍾鼓之節也酒酣
浩歌聲振林木音無宮商唯意所發樵夫牧
厮爲之捫高崖履危石荷柯倚策而視之彼
鳥知其非劉氏之子阮氏之孫厭洞府之未
廣而復爲山間之遊乎旣而夕陽西傾暮煙
四塞洞天之景恍若失之於是尋雲路騁歸
驂松月照人金影破碎遙聞鷄犬乃悟人間
諸君皆愜然而驚相顧而語疑夫陵谷之更
變而子孫之遷易也時郭彥文立馬謂余言

曰數千百年湮沒之迹自公發之今日勝遊
之樂可無文以紀之乎余病夫山水清而文
辭俗景物富而才思窮不能盡洞中之幽趣
固辭而不獲免乃書其所見之實以塞來命
若夫寫難名之景發不盡之意則諸
君之新辭雅詠在焉非余所能道也

李彌綸元應善利廣濟真人祠記

雨暘晦明之
候豐穰荒歛

之數皆繫於陰陽司於人物非乘天地之正
御六氣之辨者孰能嘘吸變動宰制役使之
耶歲已未夏六月天台郡大旱禾稼將稿編
走羣望不應民以怨嗟郡請通軍州事李彙
詣桐栢山崇道觀迎元應善利真人像入城
祈禱將至山雲氣四合風雷倏起左右駭觀
及境雨澤沾足遂獲秋成郡考覈自政和間
始稱之因兼前後累有靈效上之朝命褒稱
善利郡人歡呼願書其事按載籍真人周靈
王之子晉喬或其字也靈王有子三十八人

晉太子也嘗以諫疏陳川澤之說後受飛解之道去入緹氏山遺言將賓帝所圖經云為右弼真人登侍帝宸司天台水旱故一方之人敬事且有期應也陶隱居稱桐栢山在會稽東海內有金庭誠不灰之福鄉方圓四十里常有黃雲覆之木則蘇珩琳碧泉則石髓金漿其山盡五色金也孫興公賦云天台蓋山嶽之神秀玄聖之所游化靈僊之所窟宅也陶隱居又稱越桐栢之金庭吳句曲之金陵養真之福境成僊之靈墟其詩云三宿麗天序二金標地靈真誥載真人往來吳越棲宴兩金其說甚詳惟真人生能以陰陽事物之理利害休戚之說告於王厭世上賓邈數千載猶能以雨暘惠澤及於民輕舉遠遊擁雲氣跨飛龍出乎六合之外而靈通妙應貯蠻之報一皆曲應人寰真入之道亦傳矣予所以考詳而並載非特寵之上貺為一方之榮蓋欲夫為道齋精神光德業久而不替可

以贊化育參天地靈為星辰妙為造化而為吏為民者知幽冥之間不可欺誅天地鬼神鑒之在上質之在旁精誠之應速於影響善惡之報顯如黑白如是之不可誣也庸可以不書紹興十一年三月初一日記

王十朋記人說生前事

予少時有鄉僧每見予必謂曰此即嚴伯威後

身也予不曉所謂既而訪諸叔父寶印大師叔父曰嚴閣藜字伯威汝祖母賈之兄吾之舅氏且法門之師也博學詩文戒行修飭有聲江浙問為士俗所推重汝父母既以無子為憂禱求甚力至正和壬辰之正月吾師卒汝祖一夕夢吾師至其家手集瓶花結成一

符所夢又謂吾師歿之月而汝受胎也故云
 予幼從學鹿巖人有指予眉目類吾伯嚴閣黎
 者表丈賈元達曰此子眉目類吾伯嚴閣黎
 他日能文未可知也然嚴閣黎智慧名德卓
 卓如許縱未脫輪迴當復生人間世為大善
 知識胡為於滅度之後鍾成迂愚魯鈍之性
 現此窮薄困苦相耶予嘗寫字作文貽寶印
 叔父叔父曰人言汝吾師也文僅似之字乃
 爾不同邪嚴閣黎尤工筆札予最不善書故
 也紹興庚午七月二十日因作文寫字兩俱
 不佳媿而曰嚴閣黎汝前生食蔬何
 多智今生食肉何許愚也用記之

俞建送金銀錢還潭記

石橋勝甲東南其巔有
 瀑倚壁淙淙練如雪激

下緒為淵滄沅泓此蜿蜒所家過者動色州
 邑旱潦謁請顧答如響旁封閔雨毫倪越疆
 馬潤銓器朝歸霖淫暮洽殊靈嘉應隱然為
 霞城冠先是邑大夫凡壽率於曇華亭致禮

賞

即高瞰卑情艾匪稱慶元庚申冬仲縣尹丁
 君大榮始至款謁心蹙不寧首捐帑夷荒臨
 淵十許步築亭為祈禱所榜以佇真嘉泰改
 元夏五月不雨禱于廟于社于佛弗獲命啓
 罄搏手丁尹躬走靈淵祝史薦詞香縷甫升
 倏有巨電躍見迎至邑宇颺車發軔將霽四
 集翊日茸液詡益淪洽稿穎耄稚呼舞台詞
 願白郡以徹于朝丁尹弗能抑具以實聞旋
 錫廟額惠澤以修神休尹既肖像揭虔仍轉
 費買田歲得穀四十石為蒸嘗奉越明年十
 雨五風時氣稟沃以太有書龍君陰相實弘
 夏五月末澣雷電晦冥淵泉濺涌舒露錢寶
 班班崖側樵牧摩肩攘取恐後巨石陡然從
 空隕室其穴萬牛莫挽貪且覲者始信有物
 護持屏息退縮浮屠氏或獲而私之青蛇輒
 護繞陰祝願輸官猶徘徊弗遽去邑人駭異
 愬縣縣諭覈得金若銀錢十數圍徑六寸而
 贏鎔範如刻晶采弗磨實國朝太平興國中

賚予道者自詢舉以鎮龍淵者也丁君創觀
 斯寶歛衽起敬俱無所歸肆委寮宋吳邦彥
 護而復諸潭且囑建識顛末以詔後建竊觀
 天下寶藏光芒鮮克自閔惟神龍所潛九淵
 叵測故千金額珠非遭其睡弗得也金錢之
 在淵亡慮二百餘祀先後踐更凡幾儲深伏
 與新不輕發特為丁尹出焉豈顯晦久速默
 存定數而金石為開感召厥有機歟使丁君
 微不燭明不幸落患貪手疇能昭揭奇寶通
 邑戶傳其美不沒意龍君灼知丁尹其殆擇
 焉以耀其靈耶猶不盡顯則鏡石以傳不朽
 丁君所以答塞龍君至矣雖然地不愛寶昔
 推有道盛時揭之斯文唯邑人樂昭縣尹格
 物忱恂寧知歸美朝家丁君實惓惓歟故不
 得辭而為之記嘉泰壬戌八月既
 望承事郎台州府學教授俞建記

賀允中應心泉記

居士賀子忱編茅為屋與其
 拏寓天台山萬年禪院之西

地勢爽塏土脉深厚植花種竹日以成趣惟
 是水之去人稍遠而饋餽條濯之用不足上
 有小澗走以竹渠則寒月常水下有廢井汲
 以桔槔則人力溪勤一日居工齋心炷香仰
 首窮靈而祝之曰聚族百指結草而居上下
 蔬食甘苦一律所需於世者甚薄而瓢飲之
 樂未適其願昔耿恭拜井而泉溢王霸濟渡
 而水合雖今昔異時閑劇殊事而約已為衆
 有求斯應誠苟至焉理則均也神其吐之乎
 既祝之十日早陽驕亢氣蒸如焚舍之東北
 相去十步不加穿治天列之泉既潔且豐其
 甘如醴其寒如水其澤如玉其清如鑑由是
 一家之用不煩人力而遂給足衡茅之勝寢
 以膏潤矣山中父老明日舉相謂曰此處無
 泉何慮數千百年君居未久而浹旬之間忽
 於平地湧激靈源若出造化如是之敏是何
 祥也豈天嗇其實將有待而出耶抑時至事
 契而適相濟遇也將以化尼父之雨以資

後學耶將以興傳說之霖而被蒼生耶不然則泉源混混不舍晝夜胡為一日而驟至也居士曰汝無佞予予將告汝夫通天下者一氣備萬物者一誠我之禱也以衆來之應也以心天地鬼神昭昭然常在人以上若將閔予而告之曰爾家何貧爾志何清棄官何人樂閑何真人棄爾取人踈爾親處荒山以自適邈四顧而無鄰地若有泉不異天下其孰與為仁以吾心如陶潛故得泉涓涓而始流以吾心如李愿濯清泉以自縈吾方將拜天之遺落泉之成借此之居以為斜川盤谷求諸文人作賦序侈以其貺而流其聲不亦可乎父老曰唯唯居士乃命工甃焉

宋之瑞佇真亭記

石梁勝冠台壠寔五百應真遇禱輒嚮答第山徑繞塙披蓊取道往往就曇華亭望拜從高瞰下於禮弗虔去歲冬十

一月縣令丁大榮始至展謁顧瞻惕然乃捐縣帑百千諉任持萬年寺僧智海即潭之隙度地建亭榜曰佇真於是夷險鋤荒護以欄楯今年夏五月不雨種猶未入土令集緇黃躬詣新亭伏謁致拜告起未竟忽有電大如覆盂出沒波面已而投刺下若若有物掣而取之觀者駭異須臾電復出遊遂迎以歸越二日雨大霽霽四郊霑足稚耄歡喜莫不感神之休頌令之德願刻山石以彰永久之瑞竊謂山水佳處居官類多築臺抗榭務為遊觀斯亭之建意獨不爾矧中孚之信尚及豚魚宜乎淵潛効靈厥應昭焯是可書矣舊傳石梁側有蓋竹洞天墮沒踰二百年往歲何公傅持節澄按嘗夢遊其地訪求不獲是行也尹窮探偶得之洞深可二丈餘中有二硤窮窿幽邃下視攢峯疊嶂如列畫屏又得曇猷厥初修道遺址於蕪穢蒼莽中見謀勗亭以嚴奉事而易置今庵為龍君祠一旦天地

秘藏軒豁呈露以是知境不終晦待人而顯故弁書之嘉泰元年六月望日記

僧法照曇華亭記

聖賢間出厥惟艱哉如優曇鉢花時一現爾按西域記佛

言震旦天台山石橋方廣聖寺五百大阿羅漢居焉或者以為誕東晉時梵僧白道猷始尋抉之由齊梁隋唐至於我宋國王大人莫不遐仰通儒明公見於賦詠圖志可考也景德元年春三月太傅大丞相魯國公肅清江面正位廟堂明年春緬思舊遊以俸資五萬俾萬年寺長老妙弘作新曇華亭且曰宦未達時嘗於斯地有心期今刪之於是弘謹唯命督役趣辨袤延翬飛凡壯麗落成供五百聖僧茶茶甌中一花猶夫常也中現四字其文曰大士應供聚觀者神之得非曇華之應乎弘陳於魯公祠公像於亭之左剎憇亭於右而響空瞻風佇真許來方廣之亭皆一撤而新之凡聞風而登具瞻殊勝

不斷而喜捨踴躍贊嘆佛語豈虛也哉先是旂纛狂維揚緡錢以萬計者三予弘造大佛殿巍昇雄特甲於浙間斯可謂大施矣於戲天台神秀之氣鍾於我公修文偃武天下旣定異時從赤松子則曇華之作若有所待然法照歸老山中竊觀盛事為之記而書之石維四年二月乙丑也

曹勛重修桐栢觀記

天台山之右曰桐栢自地距洞門幾十里始至其上

重復與區別為室所西山如城郭不假除治雲聳壁立天造地設中則葛僊翁鍊丹之居至唐司馬子微大營宮宇設虛皇像以安羽流玉霄峯直其東瓊臺峙其西靈府方瀛奠其北中有瀑水飛流噴沫勢若萬馬奔而南下四時巖浩垂若天紳居人行客彌望不極故真誥謂越之桐栢實金庭洞天養真之福境上真王領以會羣僊固非尋常山川惟龍

蛇所處是以高接上漢深隱九霄控引天地
錯綜今古包括形勢不與外塵相關苟非棲
神養素之士則不能少留煙霞間僕比丐閑
稅執踰月都忘俗駕因見屋宇闕五代至今
無不損弊而象設蒙漏往往淪剝欲力為勸
緣營建時觀門都監石慶端道副正厲永年
石葆璋皆捧手相勉誠山門不世之幸獨葆
璋願竭力任土木之役罔敢懈怠於是六七
半中專以觀事求在位者得太師和王楊公
弁其子敷文閣待制學洎僕悉出俸錢擴殿
廊基各增闊丈餘創為高廣顯闢修廊又摹
古石本繪度人經象於壁改造三清正殿及
命工粧彩棟宇俾之命與其象失天人之容
者則易塑粹穆增舊金翠以至立三官殿移
齋堂為鉅薨可容千衆并敞東西兩容館以
待過賓 撤去外戶如中都上清之
制宏啓三洞望龍虎君率極雄傑展立靈星
門以拱耽 之勢覺青崖丹壁松竹幽積隱

居道無絲和氣道士唐知章以錢氏手寫
金銀字道經出私錢建藏并毀由是內外堂
宇皆備良材堅壁文石五金之用自重山而
下扛木累土於上及諸綵繪等約費千萬崇
夏歲業翹鳴相直如出於浮空紫翠之中繁
然一新真九清僊聖之攸居萬靈威神之所
御巖巖翼翼飛安耀化中 天來居來遊者
皆道念超勝始若靈僊飛化無不懷凌虛靜
一之志途可日與道衆陞殿香 祝 天
子萬壽為閱世無窮之道場豈 哉故一
山淨友觀感而化以勝增善平 墮嗜食
之徒皆際確淬焉期合於真 德率皆
修整得慈儉三寶之益問其教則 勤持誦
皆不踰矩入於堂則戒臘有序無相奪倫與
之語則氣貌清潔漸入僊宗其於荷負至要
隨時樂道可以副紫陽新宮之文而山鄉有
不無辭以言其詳也僕晚暮之景得相與成
茲勝事因為原本極始叙得人任職比舊修

創增易之難刻于璽珉以示將來葆璋常曰
劊心歷瞻每無忘於典造有日矣然未遇知
音果上真靈佛肯助此功也或者以桐栢在
折東最號名震扶晨暉霄緌山降九龍之駕
辟非素未聞三公之衛至朝廷則鉅公顯
人每為物議提領之所又聞廣湖相多取便
道車馬步項背相屬賓從棲止視餘處為
左煩瀟灑隘徒示虛無且復吾教惟言清
淨淡泊非有生成禍福為警世資取之方獨
有際遇賢智心規亮清始方求建易興作觀
捨續真境弗墜厥績所以陪難以時也噫不
避衆人之謗不虛一日之供躬役土木載新
靜域能畢力而不憚者葆璋是已豈不賢於
坐視以待其廢壞哉後之繼者倘不忘前人
之功俾道衆晨夕瞻禮安於寢息而保希夷
之樂亦始事者之幸必不獲譴於洞天福地
夫尚監於茲僕停鞅方外野鶴閑雲蘿月松
友意身世寄言蕪類且勸方來爾其諸梗

樂見者當有得於斯文乾道四年歲在戊子
清明日太尉昭信軍節度使譙郡公致仕曹

撰勛

丁可福田莊記

耕而食生者所以為養浮屠氏

多斯民以耳目為信向龜手繭足楮楮朝夕
輟口腹懽喜以為養釋氏安焉於是議者始
以不耕少釋氏伊菴權師來天台主萬年方
外禪衲雲闐霧合師謂其徒子性曰來者多
食指奈何吾觀大舍之陽羅漢之麓淖泥之
泆去寺數里兩山陰陰雪映風林夾徑深深
老木千尋伏虺匿蝮行邁寒心汝其屏除叢
灌攘剔花樣高可以藝下可以殖大舍之左
平田之東洩瀑之上去寺一舍四山低回不
險既夷土膏水深原田每每菅茅莽蕪風雨
叢滋汝其薙翳蒼刺蒼鬱可以經理溝塍井
畫疆場於是巨室豪家具以為直接軫踵轂

委貲散金迤邐風靡贊喜無數性曰原隰與
區無有垠堦施者有限疲人力於一役如其
蕙何迺訪故老尋廢址築莊於平田洩上曰
福田為屋一區堂廡庫庖兩序具備存施錢
千緡為母以倡子歲取贏焉因農隙廣隴畝
其本不搖而力有餘地歲浸久且將凋毀
銜盡為阡陌高下封畛幕布綺錯利可既哉
性以其說求記於可且曰萬年舊得額曰福
田今以名莊示反本之鏡施者姓名於碑陰
示不忘本也可曰吾高不肯夫總總之不耕
汝知本哉三嘆而為之記中書舍
人王卿月書郡守趙汝愚題蓋

僧昕大智寺記

台邑之東行六十里有大智院
師諱行品餘杭人即永明壽禪師之嗣也童
雅時一日禪師引其手熟相曰汝何能邪曰
誦薄經二十八品師奇之因名焉曰他日取
光佛祖建立法幢子任之矣師挈囊遊行至

止天台樵木遇豪士周公彥復傾蓋權若夙
契偈息久之曰此官路東去三十里

峯孤秀賞而面勢寬廣遠山矗立絕喧塵
離嶺開此可居矣上之曰吉相寺剪荆棘懇

砂石富者輸金貧者施力翕然厦屋幷椽為
震風凌雨之備院之成曰大明即太平興國

初也治平三年準明堂勅改額大智院天聖
間寺僧浩化里俗嚮施之心建宮殿塑佛像

攘楹棗稅區宇一新復舊以畱田令單鉢餒
足也續齋益稠總眾者皆甲乙致倫緒不

振坐觀廢置靖康丙午輿議革舊矩立新式
顧道福兩勝者會眾請寺僧法殊主之為四

方道俗所顧敬越數年而法堂僧堂庫堂爽
塏屹若化成矣或曰吾以圓覺為伽藍解脫

為門戶慈悲為殿堂空寂為寢處何區區從
事於土木乎曰然豈不知從有為而至無為

順俗諦而顯真諦所謂崇飾塔廟表刹莊嚴

為出世之益豈虛也哉斯幼而學佛頗事筆硯殊未序其始末屬余為記固辭不獲免恐後代無聞故書其實試告於來者紹興三年癸丑重陽後三日東軒記住持傳教比丘法

殊右奉議郎知台州天台縣立石
王管勸農公事

劉邑侯景德國清寺千門塗田記

儒釋之道大抵相為表裏

或者岐之過也吾儒序政其一曰食而釋氏亦以食為法輪之先至于富而加教揆之財法二施果何差別矧自生民以來以食為大業釋者雖以苦空淡泊為宗而檀於是粥於是其能一日闕乎然世皆以譚禪悅者為高計財穀者為俗獨我世尊自在與大比丘眾敷演教乘之際猶且着衣持鉢况吾屬乎台之國清迺聖僧之化現坐視縣治之具眼宗師四方衲子奏焉以故食指日眾而常產益狹加以寺介孔道之衝距邑步

時之需凡躡康樂之屐者必首登國清然後禮石橋而訪萬年口不虛輒其於供頓之

年長老道達剏請寧海縣干田塗欲禪其用

度之傾衣資為倡請僧中訥可延法規義師

若師圓清雅師揆師默居士王公度募緣以

董其役至七年秋始捍上下岸七百餘丈建

十門凡三未幾詮又有別峯之行淳熙戊戌

夏任持曉林復往寧海叩檀施合港方就遽

為風濤所蕩前功俱廢執事靡矣有僧師遐

於次夜夢神人曰此大緣事汝等但毋退轉吾其助汝遐以夢詮於眾眾以費不貲焉拒惟清雅曰神夢豈偶乃賈餘勇率眾而前畚築兩岸一日而就若有神護焉因以神運名其庄俄有邑之水月庵思正寶華行人守宗池陽僧寶林相與戮力乃墾乃闢約畝幾萬可耕耨者纔三之一紹興改元任山志南即

其地建莊屋三十餘間規模雄偉儲蓄贏餘
 欲訖其事遂白於邑令劉潮曰自長官之宰
 是邑也僅兩基而志南亦掃灑是山也適相
 若年屢豐莊落成事若有待諉潮志其顛末
 潮謂天下事易於經始難其圖終海日瀚湯
 歲閱久而不竟人歷多而益困師能通儒釋
 之倫類無體空析色之跡而乎真源解假
 有借無之名而歸於實用境與智合緣與時
 遭宜乎慨然任責而不辭難潮亦何靳於
 破之文况台之為山古號佛國天下聞其名
 終身不一目者不知其幾自有此山如師與
 潮見者多矣湮沒無聞者又不知其幾主是
 利不約而相值但師且又開拓前人未既之
 功與潮大有間矣自茲以往發有餘積人有
 餘力飽滿具足異時各法了不二義臻第一
 寧云所自來若徒以口腹是計又非師之與
 潮所敢望也是歲八月望日邑令
 福清劉潮記并書監寺可文立石

慈聖寺者舊捨飛泉田記

慈聖寺在天台萬山

近一日任持僧道謁余而請曰初吾山禪
 寺也始於天聖之七年當嘉定之十六年
 始改律寺土瘠而資單地僻而施絕歲久屋
 老傾圮弗治幾廢矣寺之僧智通精密堅苦
 常出力經紀弗避燥濕寒暑遂以得疾則曰
 吾身病矣心固未病也為之益力自淳佑之
 八年哀章箇新棟宇范金合土肖諸鬼神像
 苟全矣則與弟子端楷者曰吾寺巖立寺之
 力未裕且建且復廢矣於是悉取橐中之餘
 以其俗之姓買本都飛泉田旋積歲租增置
 丘段以入于寺著其約曰歲別儲其所入以
 待屋之弊而時葺之外皆不得妄移一錢欲
 來者之知本末也願得君記余慨然曰若通
 與楷者賢於其徒矣異時余聞人有能言慈
 聖之事者曰某曰某任持入寺本以資易帖
 利其餘席卷去矣曰僧以饑貸某家穀計百

償之室垂罄矣舍非他有巧而能扶植於
垂壞去宿蠹而新是圖賢也佛之徒固非崇
宮室誇靡麗然有弗給則必四出齊民
薄之與足不越戶限惟規其衣食之贏否率
能有成又賢也夫人之情苟計旦暮今能計
其久使有恃而弗墜又賢也抑余又有感焉
禪寺被天下列職而趨委者相望其壞而不
能葺葺而不成成而不能久善慮而自力不
私其倚幾人苟有其人矣不思其成而聽其
為者幾人嗟夫可嘆哉世之儒者多奢佛氏
之學韓退之欲廬其居及從觀之營浮圖則
又賦詩夸詡之蓋其學者之才類有不可掩
者而退之亦有不能不為之喜然余於智通
之事不得而畧也遂與為記且使讀吾文者
皆知所警焉若田之頃畝若干則列碑陰云
咸淳甲戌十月朔旦迪功郎新寶應軍歲學
教授石余亨記朝奉大夫權戶部尚書兼詳
定勅令官浙西安撫制置使兼知臨安府

淵子篆蓋當寺僧端楷集元章米芾書

元僧梵琦娑羅軒記

抱道懷德者宜居山山居

樹敷其慧也衆緣垂蔭適其定也繁霜萎果
圓其行也積雪連嶺資其證也雲之英莫泉
之泠泠百鳥晝啼猿猴夜鳴滿眼非色滿耳
非聲此山居四時無窮之樂也何獨人間為
然彼初利夜摩化生人天尚入山林隱居學
道雖有瓊樓玉宇棄之弗居嘉穀美味斥之
弗食丰容妙質厭之勿御時時行乞轉化諸
天衣取蔽形食纒接氣而已豈非以身為大
患生歟不停欲究竟涅槃必離憤鬧者手至
元至正八年歲次戊子妙明真覺禪師無見
和尚隱于天台華頂峯智者禪師之故地大
寂國師又中興焉日居月諸鞠為茂草及和
尚戾至檀施填門未逾數年追復舊觀咸謂
非大寂再來不能也按天台華頂上應三台

華蓋其山秀出入重如一高一萬八千丈周
回八百里最高頂則望海尖草木薰郁殆非
人世孫綽所賦陟降信宿迄乎僊都寺曰善
興善興善類也方丈軒娑羅娑羅峯直其前
梵語娑羅唐言高出蓋此峯特起於衆峯之
外而得是名因以名軒和尚每居其中開導
學者順緣歸寂補處得人千里遠來托余為
記嘗試論之釋迦降瑞於中天達磨標奇於
東國悟而無得者性傳而無盡者心也高出
三界號為獨尊汝師平生仰慕佛祖可記也
且東南山水之勝娑羅峯為冠天台之勝華
頂為冠華頂之勝善興為冠善興之勝娑羅
軒為冠得名高出亦宜乎汝師言行純潔
道德兼備邈在霄漢下視塵凡高出之名尤
非忝也既為其嗣而居此軒思所以名忘所
以筌則不期高自自然超出矣夫如是為師者
真不負於弟子為弟子者亦不愧於先師交
相成而互相益也雖老天地可涯也哉余備

方廣石橋相去不遠五百聖者時相往來或
游乎此軒為道問訊今方何時乃安坐耶當
至正八年四月朔沙門梵琦撰并書

丁世傑齒溪廟記

浙之右七州惟嘉靈最盛盛

千載矣王之得躋于祀典者非淫祠比王生
能以神道設教以異法濟其民警動禍福民
咸神之歿又能洋洋乎如其上復血食于
茲土民又神之况能忠于時國陰又捍禦大
寇摧破強敵殄滅羣妖明已之功舉旗樹號
以彰其神與宋諸將相為犄角故破金人于
蔡州城下得蒙宋氏極爵之封自候王而躋
于帝其盛矣乎嗚呼王其能以捍大患制大
侮其功德及民與國者若是之卓卓君子謂
是祠也法應得祀而王之祠宇星羅碁列于
台者十居八九焉凡民之出入吉凶水旱皆
禱王以平日英氣降格于人賜福為諸行祠

之表者惟此廟焉是廟也古齒溪上游靈氣
 萃止故王之副將能降神于巫覡之身年歲
 美惡人民災福暴風疾雨之害指告時日靡
 不應驗其有災眚則驅而至絕域故斯民不
 敢忘其德春秋祈報士女婆娑于市舞雩詠
 歌于庭爆牲鷄卜登于俎粢盛酒醴脩于筵
 簫鼓驚喧民慕敬之不暇正所謂窮天地齊
 日月而不可朽者也遂致殿閣一新翬飛四起
 堂室廊廡黝聖丹漆堦阼壇墀俱以制度以
 棲神馭厥上面陽厥材孔良各用其當落成
 大祭其神降靈乞文于山陰丁世傑不敢固
 辭因卽其後鑿鐫之豐石以示于衆曰王姓
 趙諱炳衢州人後漢時以方技著少時與東
 海徐登能屠蛇虎于稠人中馴狎听伏夏月
 禁蚊蚋不吐齧人肌膚履水不濕入火不燔
 驅雷駕電後使鬼神如費長房壺公之流史
 氏例書焉不載其終乃史逸之而元廟在浙
 右臨海郡之冷水源諸祠皆其行宮也故老

相傳王廟食之由以王在日能駕清風乘白
 鶴御氣溟淖神遊八表得不死之藥于比覺
 僊人服而延齡顏色如童傲睨天壤一日于
 冷水源剗剔其臟腑宿滯不潔于澗中被
 淫婦所觸不復能納諸其師比覺聞而駭之
 遣盞駕羣僊乘空而至共擁而扶之傳以神
 膏經宿乃甦仍用烏鷄醴糜食之而愈羣僊
 曰子以啖烟火之故今不昇天矣王含憤而
 卒始立廟于冷水之源古碑益詳焉是事幾
 于恠誕故史氏不書因其居民有請姑記錄
 之大德三
 年三丁記

天台山方外志卷第二十一終

天台山方外志卷第二十一

記類

明夏鏞遊石橋記

遊石橋必自國清始由國清



久矣是日與潘堯卿王子春同宿佛隴明日既十數里山水漸益幽佳結束會聚窮為異觀以日中至寺僧德茂遇災後掃燼礫覆草屋八九間客來覓袈裟要客入坐具茗菓導客去沿澗絕流有屋負巖而出曰曇花之亭倚檻先得之橫亘兩山平卧飛泉狀若梁擺既償所願去由亭右下接其端而坐墮雪之溜驚雷之音水石倏忽耳目不暇其下絕壑延頸視之實然溪色踐履危峭逶迤偃伏一水自西北巖上飛出適會在此合流轉勢而來趣下橋腹而滅其間可三四十步止者泓澄動者峻激分布石面有所未浹則皆滑淨

可坐卧余既而樂之既樂而去復攀亭右接
橋下循線路披木葉逶迤既徹仰視石梁已
在半天其下懸流數百尺貯以石潭深處黝
黑出其盈流兩山間未究其極始入碎鞠幽
寂凜神震魄不暇為狀徐窺梁下見之矚眇
疏明呀豁澎湃傾崖歎整驚珠駭玉追霏杳
蕩與遊者接潤悽眉愴目疑有而無宜其久
而不欲去也明日將行復往一觀既下而上
噫可謂雄瓌絕特不常設者矣余始疑其不
為之於中州大國而於此若有以列而藏之
使人不得見焉而以慕造物者之設是亦詭
矣然又惜其名天下更古今而實不傳於外
是吾儕邦人之責也於是
始為辭以遺聞而未見者

夏鑛始得隱巖記

余既得楊家丘望其北始指

然者俗云開口巖古之人未有至焉今之人
其有先吾二人者邪乃道北郭至神蹟祠

上山始折而東山一嶂仰見盤石覆載土山
上達其上平正可憇自其上仰而近焉側如
堂墻危壓土山上山行三百步巖前列松守
焉人來如履門墻若將睹其室家之與也始
入向之壓者起而覆焉狀類立擔墮其前如
重階階上可十數人居之檐下視二三尺皆
異草托焉鋪積綴挿間置鮮稿如線如鉤搖
風滴雨時墮一珠可俯仰既周覽而息酌酒
還坐嘉卉傍羅攬不即除松韻崖上坐見根
株清意自涼風來助之蕩拂左右掠約襟袖
衆皆意滿堯卿唱聲引指觸崖壁而曰此可
無醉可以其名為却醉即呼而定居其上則
探峯平參明川微映騰阜環麓弁目一見而
邑居不去亦在左右背比為清夢如却醉而
加隘前有石三如虎牛一字卧石間橢平可
置席余嘗假寐於此遂以名出清夢無覆有
臺攀摩不可上惟見重巖如危垣古甃赤肌
黑容冠然蓑蓑佩然滋芳潑藍為藪遺粟為

苔世有善工畫不欲售也他日櫟檢從之果
得異焉巨以淺檐布足於外而居其下余手
鬚茅棘墜之崖下而進修掩却醉則巖之第
二成也余以其名為石閣居其上則松見親
狎戲拾巖上小石擲之應手角角入耳可喜
降而察之始悟所謂無覆者下一成其盡也
既盡且覆所謂第二成者始附土上壁下復
入類人兩目余以右為山厨堯卿呼左為石
巢厨以受壺竿巢以設坐卧名以其能巢之
覆展於厨宇下津黑美薛固其上燦如聯星
可數玩出石巢覆盡丈許有穴如石巢而深
余不能易其名曰外石巢則升於其上與松
絮長而巖之覺備矣合而舉之以名曰隱巖
始諱其陋是巖也遁於近覆於青天之下無
一綸之翳而眼不察誰守而固誰匿而微
有隱也哉或曰是巖遺於人者非也乃實石
處其

盧濟遊石橋諸山記

余憂居既大祥以事出得

頂諸名地未了為缺也越月餘四月初三約
舍弟希大姻契范同馨偕行次日予先詣五
峯侯之至遂踰金銀二地抵大慈寺寺前有
佛隴二大字東南有石盤周遭四五丈左書
天台山三大字于石壁皆體雋而畫勁可羨
也俯瞰高明寺隱隱叢莽新條中予笑曰寺
在山下反曰高明其禪家語乎任持清蕪為
午餐具訖乃攀崖跨蹬步陟勢崇途多水田
色腴種耗蓋土高風厲故也忽值平岡藉草
列坐傾壺勸酬同馨亦洗酒分乾餼於輿夫
撫勞之也踰十里入石橋界山水翳焉足以
蔽目澗泉冽焉可以濯纓怪石很銜鳥聲上
下恍非人世暮始至其地則友山許先生已
在矣懽敘茗餘即邀予葦觀石橋慕之久而
欲見之劇理勢然也但暝色在山未可飽玩
耳歸憇上方僧明貴德茂葦具饘粥納之逢

旦為初五日復詳覽焉一橋橫架如龍之卧
二流交墮如玉之飄水聲澎湃心目俱悸真
奇境也亭曰曇華層簷翔舞曰許來狀似欽
偏橋下有古龍湫深衍蒼勃臨之暢爽曰響
空曰佇真曰瞻風曰方廣諸亭悉歸草萊梵
宮鍾樓俱遭煨燼惟賈秋整塑像巋然尚存
湧不可省時有遊方二僧掉臂橋上如踐坦
途傍觀者危之是日過天柱嶺盤迴屈曲鼻
股交攻登級不可數計兩崖惡樗嘉杞大之
可為棟梁小之亦不失為樵爨皆洋洋然倚
陵谷斤斧赦之遠不可致故也旁午至華頂
即善興寺膳焉寺亦廢燬僅餘數廊而一峯
孤峭萬嶼拱羅雲霞繡錯杉檜蔚蒼豈市諠
塵擾所可擬哉迤邐北書堂云太白故址墨池
云羲之洗硯處渺無可稽又北曰望海尖煙
色參差水光摩盪東溟可彷彿焉者也僧遺
高頗諳文墨餘玄音永春輩皆明貴類爾午
後移宿天封寺寺在華頂之下中峙佛殿窟

隆宏敞傍葺新楹翕受風嵐葱蒨會盡亦佳
地哉余啜粥畢借卧宗甫榻餘僧永顯宗廣
宗逸復携酒饌即卧所款譚宗甫乃舊識茲
夕持與叙寒暄者也明日下御嶺至歡魯信
宿周氏宅古傳有願先生書堂即其地也山
之高廣寺之公華弁名公僊釋之題詠則郡
志與一統志在謹按宋名臣晏公殊有云齊
州靈巖荆州玉泉潤州棲霞台州國清世稱
四絕余謂雁宕武夷四明與台石橋當不在
四絕之外余在 先帝時曾使山東直隸得
歷覽靈巖棲霞諸處迄今夢寐如覩顧石橋
在父母梓里之傍念屢舉而屢輟者積幾載
矣索于外而遺于內窮其遠而忽其近豈特
游觀之病耶幸今偷了之可聚米几案故鄙
句有云父母此邦真了債自慶也又幸而勛
力尚健歲月尚優則雁宕武夷四明期取次
以盡人而戀山水豈若功名利祿有朝秦暮
楚得隴望蜀之議哉抑古者謂聞不如見信

而後言亦不特於游觀而已姑為之記

盧濟歷寒明諸寺記

正德元年春王正月予以事詣峯尖山下訪僧永彪

于護國寺迫莫止予宿以覽焉寺後羣巒擁踞前橫阜如墉左錢氏大墓南梁代碑并二塔僧永輝末高永壽與彪皆善飲十數觥不酪酏予與從者謀曰茲去明巖諸地近蓋乘興一往以償我夙願可乎從者曰諾明早發跡過白巖離護國二里許而風景亦勝中途雪和雨墜瓊葩滿袖下馬兀入茆庵老媪為滄杖頭酒煖寒從者以米飼馬且曰若肩輿二僕所費當不止此矣予領其言循董家廟小田鋪九涉八九溪溪夾梅花清香疎影潛披遙映殆相得也晚抵寧國寺僧圓球圓覺廣瑀出迓寺坐崇崗前田沃衍東松陰可蔽赤暑是夜宿圓球所明日蔣猷之近自京師還偕其姪尚循尚禹來視邀至其家款酌古

名其地曰泉井白湖湖環碧而井涵清蓋佳所也又明日始就寒明道三君子陪焉閱無字崖狀類小碣其傍傳為張駙馬遺跡過泗洲巖巖曠躡道左可酌可棲徐至孟湖嶺下馬躍入村居何姓者酌茗中渴甚快何留宿甚勤堅辭之踰嶺尚循策蹇少蹶蹶之厲聲曰莫走險地其尚慎之哉予深是猷之老成而更事如此也時山扉盡掩暝色路歧不辨一人呼曰寒巖尚遠蓋止明巖可乎遂從之昏黑乃抵明巖其寺門兩崖偪偪正所謂八寸關者僧德威卧病其徒圓資圓受明序煑白粥為餉其戒明統明乾皆諳對句逢旦啓戶則天日朗然連陰重崖之地而際此不啻覆盆之照物類欣榮矣二僧導至寺迤西鬼巖壁削飛瀑懸注涎玉沫珠春夏不涸巖面隱隱有唐帽乘馬痕傳為閻丘公像漫無可考旁石筍拔起如大將軍特立上有樹二本鬱鬱然寺後一洞虛虛茫茫可大旅會茲

樂真極造化之妙而斧鑿丹青莫可施者東
 兩巨巖倚如合掌其上竅漏日滴露巖畔修
 藤綴拂可攀援上下者寺南亦有洞中蓄一
 穴翻碧疑其可澡襟滌胃者揖別衆僧攬轡
 悠悠沿途皆奇巖澗澗晴光煙影摩盪區寰
 間午抵寒巖僧房梵棟阻山腰正寒山子
 所居軒窗開闔於紫翠者後洞似明巖而邃
 深可藏百駟僧德遠老病明日予與之別語
 之曰我與汝此生無再見期矣其徒圓明圓
 聳皆相顧泫然策馬至廣嚴午餐寺有鐘名
 貧婆語甚恠誕有融羅漢像謂當時一老僧
 幻軀僧宗英宗明理樵始歸一戒朱姓者故
 家子讀儒書手筆硯索題予辭焉是日還宿
 寧國僧德玻慧鏡迭為觴具蓋前度未覩而
 今申敬焉者也嗟夫吾台古稱佛國如明巖
 諸地之幽奇清勝豈無至人如智顛曇猷董
 藏修於其間哉予生長是邦豈徒歆絕其地
 亦將物色其人而與語焉今所歷寺凡幾所

接僧徒凡幾皆餐飫葷酒弃其教如弁髦則
 其他可知矣信夫至人之不易得也然而勤
 詩書服耕鑿敦天彛安日用以不畔乎先王
 之道則賴吾道之存耳幸生
 昭代者其尚慎所從哉途次會語同遊者咸
 不以予言為未是既歸為是月二十有八日
 詳書此
 為記

僧佛樹重粧羅漢記

夫境隨心變地假人興古

有靈瑞絕於人間清淨蘭若是其居止致使
 三洲開道終顯賓頭之功久萬遐齡教資羅
 漢之德神僧聖寺呈祥山海之間香氣鐘聲
 相顯幽明之際列于視聽良史詮而不窮備
 諸古老口實仰而不絕天台者乃震旦之
 奇境五百應真駐錫之地天然石橋雙澗合
 流下有龍湫幽深窈窕晉時曇猷親入聖寺
 五代錢王數感禎祥非妄誕也余先于京國

大洪福寺安定伯張公容請閱藏教讀高僧傳默識靈跡無由得往正德丁丑同衣明輝同禮寶陀育王時來參謁及抵石梁遍覽勝境歡喜踴躍止曇華亭夜誦大乘聞鐘磬聲觀山水圓通應真之像神異化現三昧難測天匠工巧奇妙絕倫仁孝太后書云是光菩薩手製經歷年久顏色脫落山水傾頽弘治丁巳黃邑清信士率眾修葺殿宇重新并粧觀音等聖像三尊唯五百應真未及營理余同明輝欵立志願重新修補回京感御用監太監張公永給施顏料工資復蒙緇素相助得遂先心去歲巳卯季冬復轉石梁本山住持沼公一見欣接孟春正月十有六日創工四月一日工訖以此良因上祝皇圖永固帝道遐昌金枝挺秀玉葉相承光敷四海涼蔭蒼生耳因記之正德十五年歲在庚辰孟夏四月初八日勅賜雲惠寺三藏沙門佛樹撰

葉良佩天台山記

天台山以高大之故稱台嶽又上應天之三台星故自昔

以靈異聞予每遇其地輒欲往遊人曰游非踰月不足以盡其奇予頃難之會予免官歸得故人新城黃尹速予游至則館于國清要梅壑潘子與俱而五峯雙澗之勝已得之行住坐卧間時嘉靖壬寅四月望日也潘子曰游天台必自赤城始此山之南門也自是而北則循佛隴訪石橋東行則為天封葦頂西行則為萬年桃源兩巖則為洞天桐栢於是遂結束自赤城始赤城山石純霞色望之壁立如城具雉堞絕頂有浮屠七級西北有玉京洞金錢池寺廢無僧已復由故道尋九里松月色在地人行松影中翌日遂北行踰金地嶺與察嶺相連其下為漢隱士高察讀書堂又五里踰銀地嶺至大慈寺前觀佛隴二大字寺僧曰此智顛師之初修地也又北則山水漸益幽佳日晏抵石橋先上曇華亭倚

檻觀之見兩崖門立而石橋橫亘其上廣不盈尺琥上人掉臂行之無怖山北左右肩有雙泉飛出合流而來至橋乃伏出其下瀉為瀑可百餘丈掛巖石間既愜所聞復由亭有麓下至新亭接其端而坐則見石橋已在半天而噴雪之溜自空中下擊潭水作疾雷聲震動林谷於是乃大詫以為奇觀是夜宿琥上人海會菴天明復往觀之兩日乃從山西行尋萬年寺由鐵船峽度羅漢嶺山縈水迴每數里輒一曲及至上方地則砥平如仰盂登妙蓮閣四眺則八峯迴抱而直南諸阜纍纍如列戟排衙兩澗水至寺門乃合流縈迴南出前林松杉成列東澗古松數株皆大十圍有五六鸛鶴巢其上每休坐樹陰則聞鶴鼓牙及唳鶴之音與風泉相雜儵然非復人世畱信宿乃去抵護國寺出訪錢太師墓從者曰由此東北行至劉阮洞頗近會蔡舉人中甫陳監元敏之適至遂合策尋劉阮洞洞

去護國二里而遠洞口如門有古木神祠沿澗而上兩山綉壁參差夾水立水隨山曲折時漱石有聲曰鳴玉澗水壩草樹芊綿東崦特葱蒨可喜曰桃花塢又折而北上路漸艱澁及水窮而路盡有巨潭渟澈如鏡中有洞門潛通山底其深莫測陳子曰此所謂金橋潭也即劉晨阮肇遇真處潭之南有盤石可列坐以飲於是取酒會飲其上仰望三峯倚天而東峯特秀上有石如縮髻鬟曰雙女峯昔人見雙鬟戲水或曰乃其精靈所為是日晡出山憇白郎寺觀巖石亦奇怪是日遂循董家廟小田舖涉三四溪至廣嚴寺閱貧婆鍾謁榮師肉身像師宋淳化間人習禪定多異跡時呼為榮羅漢歿而不腐是夕投宿寧國寺寺在平原後龍靡迤多古松前浸巨塘紫凝峯在數里外寂歷可數又明日遂問道訪寒明兩巖明巖大畧如鴈蕩靈巖但差小爾巖西面有唐帽乘馬痕相傳為閻丘太守

像旁有大石筍如天柱峯正北洞寬平可列
席旅會南有小塘外有八寸關寒巖後洞比
明巖尤邃且廣可容百駟而梵宇亦宏敞正
塞山子所居兩巖凡兩宿乃還憇國清黃君
又先遣游徼除華頂山路再越日乃偕潘子
由顛儒嶺涉歡溪訪齊處士高歡讀書堂于
晉慶寺及抵天封鳥已投林寺舊號靈墟寔
智者太師註解涅槃經處佛殿極壯麗有盤石
智者嶺卓錫泉北望一峯摩雲即華頂也詰
旦戒輿人緩行上華頂即遇險則下與步行
以亭午至其上中峯孤峭如華蓋諸嶼拱羅
寺殿僅餘數廊衆木扶疎多檜杉檉櫛其旁
近地有王羲之墨池李太白讀書堂又迤從
北上可三四里有望海尖登其絕頂則錢塘
煙樹括蒼峯巒皆隱約可見東向觀海上雲
濤如環壁繚繞予乃拊掌大笑以為奇觀薄
暮移宿天封老瞿曇謂予曰華頂絕高處舊
有僧寮可觀日出處後有四風毒不可居故

其寮亦廢又曰若自此南行至文殊寺上高
由山脊行則諸山皆在指顧予領其言詰朝
遂南行至文殊寺上高由山脊行則凡邑內
諸山皆若翔舞奔躍在輿馬左右如老瞿曇
言輿人曰直南為桐栢岡若欲尋洞天宮當
東從橫路於是遂東洞天宮已廢獨玉霄峯
重崖疊嶂岑蔚如故稍南有石門山兩巖對
峙如門各高數十丈將至澗底乃有石橫亘
如閫奔湍來擊闕如翻玉練插鼉鼓予踞石
注視久之乃復循故道行桐栢岡過元明廢
宮又五里抵桐栢宮其地有卧龍玉女紫霄
玉笥翠微蓮華玉泉華琳香琳凡九峯而宮
當其心平原曠衍有村落溪流橋梁水碓道
書稱為金庭洞天吳赤烏初年葛玄於此修
真至唐司馬子微遂奉勅建為桐栢宮宋改
為崇道觀今復為桐栢宮云西北有瓊臺雙
闕去宮可六七里羽士曰游瓊臺當先休足
力即至其處又必去鞵用行滕屨足攀援蘿

葛乃得登是夕止宿于黃雲堂次日早飯已
乃偕潘子攀登如其法瓊臺三面皆翠壁萬
仞峭豎相向如城郭周遭而臺則南嚮懸居
其中折而東南可三里許為雙闕翠壁山至
此忽中斷對峙如闕門路出其下而澗水從
之然巖石皆陡絕不可下觀於是還坐瓊臺
而四壁之華葉耀日含風綺繡紛錯飃香翫
鬱俯澗百丈潭在臺左麓紆繞雙闕流入雲
溪屏息無譁其聽益遠真天台山之第一奇
觀也還宿黃雲明日出洞門盤折而下行數
里至福聖庄觀瀑布又逸而北至翠屏山觀
三井皆奇初予自元明宮來謂桐栢已在平
地及觀瀑布三井始覺其地乃在衆山之
上乃復驚詫以為大奇夫以茲山之靈異且多
奇如此顧自近世以來恒鮮異人宅之即有
游覽者亦憚於驚遠凌危罕得窮其妙予於
是重為茲山憫惜復從國清主僧
道金借靜室局坐三日撰斯記

薛應旂天台山志

天台山在縣北三里神跡奇
異道書云是山高一萬八千

丈周迴八百里山去天不遠上應台星超然
秀出路由福溪水險而清前有石梁廣不盈
尺長數十丈下臨絕澗惟忘其身者然後能
濟濟者梯巖壁攀藤蘿始得平路見山之奇
秀特異列于青霄上有瓊樓玉闕天堂碧林
醴泉芝草凡諸勝槩莫能名狀也舊有玉霄
閣又北三里為赤城山土皆赤色狀似雲霞
望之如雉堞然右有玉京洞道書第六洞天
也宋咸平天聖中投金龍玉簡於其中上虞
亦有玉京洞云又四里曰五峯其峯有五曰
八桂曰靈禽曰祥雲曰靈芝曰映霞前有雙
澗合流南注大溪東橫山在縣東一十里俗
名覆船山本天台山足其上夷坦中有三溪
冬溫夏冽側又有淨池以橫山據邑東故曰
東橫

薛應旂桐栢山志

桐栢山在天台縣西北三十里周圍九峯曰紫霄曰翠微

曰玉泉曰卧龍曰蓮花曰華琳曰玉女曰玉霄曰華頂矗立霄漢遠近相向晉王羲之與支道林嘗往來此山至唐則司馬承禎居焉承禎始隱于司馬悔山齊宗召出後復隱于此金庭館在桐栢北又三里曰方瀛山按徐靈府小錄云由桐栢山北上一峯上有平疇間以陂池前眺蒼峯後即雲峯也長慶中余靈府居此寶曆元年賜今名又二里曰瓊臺山轉南三里曰雙闕山兩峯萬仞屹然相向孫綽賦雙闕雲聳而來道瓊臺中天而懸居即此也有百丈潭在兩山間盤澗繞麓入為雲溪云九折峯在縣東北三十里孫綽賦所謂既克濟於九折路威夷而修通是也玉霄峯在縣北三十五里產香茅號小桐栢瀑布山在縣西四十里一名紫凝山產大葉茶有瀑布泉陸羽品為天下第一第十七水與福聖國

清二瀑為三云又五里曰紫凝峯與瑞龍天在香爐應澤四峯相望蒼山在縣東四十里界于寧海山峯凌映桐栢其色蒼然高挿雲漢石橋山在縣北五十里旁有方廣寺有石橋架兩崖間龍形龜背兩周合流橋下橋勢峭峻過者目眩心悸孫綽賦跨穹窿之懸崖臨萬丈之絕溟即此也寒石山在縣西北七十里山有僊人河唐寒山拾得二僧居之旁有隱身巖貞觀中豐干禪僧謂閻丘太守曰寒山拾得即文殊普賢後身也閻丘往見之二人笑曰豐干饒舌邪隱身入巖中不出有巖曰明巖舊名暗巖周顯德中更今名峭壁屹立其下竅穴透邃日光穿漏惟石森然上有兩峯倒側號合掌巖西有泉蔽崖而下北至重巖盤石品峙常有光如月號石月寒山有重巖我卜居鳥道絕人跡之詠蓋謂是也東有響巖叩之鏘然又十里曰香爐峯四望陰崖垂墜萬仞上多栢木華頂峯在縣北六十

里高萬丈周迴百餘里東望滄海俗稱望海
尖草木蕃蕪夏有積雪誠為別境不類塵寰
王羲之游四郡時有墨池在焉天柱山在縣
西九十里南有黃水峯天姥峯在縣西北與
天台山相對派懸天
表下臨新昌嵒縣

張存遊國清記

赤城曰慕天台山之勝曰國清曰

一處歲在丁酉夏四月因倭寓霞城中邂逅
識國清天印宗公相與約看芒鞋拄竹杖
一月力歷覽名勝形諸遊錄庶址還日持以
誇示於好事者越五月十日乙丑乃作國清
之遊國清由智者大師開山示識云寺若成
國即清故名曰直辰余携孫一鵬出台邑踏
磚徑至古石門左柱旁石上有舊刻曰萬松
徑去石刻約數十步建浮屠二為捍門松廢
而徑猶存次踰舊止觀亭基轉水口經旁直
門二小浮屠前屹一峯圓如覆釜其名曰派

嶼嶼下樹林夾徑時宿雨初霽翠色如滴寺
前雙澗合流注萬工池池上有七佛小浮屠
其東山之麓舊有大浮屠高九級甃砌堅緻
插入霄漢不知何年為何僧所建惟五峯時
立儼如青芙蓉競秀中峯展翼形如飛鳳凰
身垂至尾尾前造白浮屠分東西立而殿據
其中真異境也於是迤邐度迴瀾橋入山門
登雨花亭昔大師九旬談妙諸天散花故名
亭在戒壇初瀉山來受戒時寒山拾得密
知往迎之化二虎躍出叢莽中瀉山作怖勢
至今壇有遺址轉東入方丈求見天印留坐
命童子進香茗啜罷解衣外閣上延清風滌
煩暑聞雙澗水聲潺湲流不輟頓覺胸襟塵
慮盡空已而夕陽西墜四山白雲生巖竇陰
氣襲人肌骨爽甚天印引觀古殿基殿後雷
音堂堂後振奎閣閣後無畏室後更好亭及
寺前唐僧悟空創新羅園皆廢但見煙草羅
生荆棘刺衣袂使人懷感再尋殿在舊聖倉

香積厨豐干騎虎之蹤時隨煙銷鳥沒至若
 寒山拾得燒脚竈處當問丘問道隱身入石
 巖巖上奕碁盤大師上足曾明卓錫泉數者
 宛然猶存天印指五峯謂中峯名八桂東北
 峯名靈禽西北峯名映霞東南峯名祥雲西
 南峯名靈芝其雙澗則名螺溪溪之源出峯
 頂龍湫過秋入亂峯間有水一泓極深在佛
 隴山下即大師放螺處今約有巨礪大年久
 化為精或時出石上作吼聲則大風雨輒作
 復命僕除道磨崖讀噩夢堂塔銘實先師潛
 溪宋太師撰雨淋日炙字畫剝落讀不能句
 轉西有窪池雖歲大旱水不涸有譙國曹勳
 書曹源二大字於石上以表之其餘寮名四
 禪堂名三隱庵名雲頂院名古竺樓名樓雲
 皆占幽勝不可盡記至於大師示滅塔全身
 於銀地嶺去寺又十里亦未能往瞻禮此則
 一遊天台之勝也

張存遊采煙次桃源記

越已已余出國清度盤
 迴嶺路如羊腸九迴盤

旋而登之也次踰羊蹄嶺羊蹄者崗石石散
 立若羊之蹄也下至嶺麓涉丹溪溪上再登
 峻嶺曰采煙而余友銘德周先生之居在焉
 入其門有重屋二楹門曰攀桂樓以其樓前
 桂枝相近可攀折故名先生聞客至山中即
 與弟晟德出相見茶話良久引余觀聯槐轉
 東入竹林中間坐是時赤日正中清陰布地
 但覺涼颼條條然麗衣面襟以松繼泉籟冷
 然洗耳隔紅塵於物外殊不知有炎暑氣少
 頃有二童子來報治酒具已辨相邀飲三五
 行問二童子名則先生孫也長曰本大曰杏
 酒罷出林行木田紫苗青蔬香氣襲鼻抵晚
 回澡浴復進茶啜罷各別就寢如是者留連
 六七日聞桃源去新昌縣不十里而近因問
 桃源在天台何為今在新昌耶二先生曰
 新昌古天台分邑故桃源即天台也余即

往遊行至桃源溪度溪穿蘿徑約行五里許
 見一古祠在亂山中破屋三間松蔓纏蔽榜
 曰劉阮廟像貌剝落靈寢蕭然出門四顧居
 人遼遠其入山古徑樵牧罕到荆棘蒙塞遠
 望雲山無盡桃林遍嶺野鳥山猿悲鳴長嘯
 偶問道於農家老父對云此去入千山萬山
 人煙斷絕其中古桃樹年深化為精魅常迷
 人不敢往云余乃悵然太息即觀廟上溪流
 沂源而上三四里皆亂石角立縱橫若牛鬪
 狀固非舟可行處不知古今山川變易同於
 滄海桑田然歟抑昔所記桃源故事者悉出
 於誕幻歟頗記故老言宋王介甫夜坐梅月
 照軒窻因取易讀之忽有一姝容顏姝麗見
 介甫自言知易遂相與談論畫前妙理實能
 發出人所未發處介甫喜甚間得報司馬君
 實扣門來訪介甫出迎至軒中彼姝即隱身
 不見及司馬公出彼姝復來介甫怪而問之
 對云妾乃此梅花月之妖君實正人妾不敢

相見介甫默然由此而推梅花既能為妖則
 飛花豈不能為精魅乎使父老言信然則昔
 劉阮所遇為夫婦者果僊歟抑精魅歟彼世
 人妄意稱求僊者其有幾人不為妹魅所迷
 歟或曰按桃源洞在天台護國寺東北二里
 隱於山谷問昔宋元祐中有僧明翠入山採
 藥至一潭水色澄澈中有洞門潛通山底其
 深不測歟見金橋跨水二女未笄戲於水上
 如劉阮所見此水僊之洞府也元祐二年邑
 令鄭子道聞之往遊焉即其境物之勝名其
 漸曰鳴玉石曰會僊潭曰金橋峯曰雙女迎
 陽合翠塢曰飛花迷僊亭曰浮杯事見縣志
 此亦桃源之一驗也余曰既信見洞門深不
 可入初豈劉阮獨可入與謂二女化金橋可
 渡何僧乃不渡與蓋僧非實有見乎此也猶
 夢說也今不疑其夢而誣成其夢境也凡世
 上名苑源者不一處皆不可信因書此以為世戒

張存遊赤城記

是月庚辰日出國清渡小石嶺至赤城山之下山周迴可十里

土皆頰色晴曦斜射閃若霞彩又山形類雉堞故名赤城其山下有寺亦以此名由晉義熙中異僧曇猷尊者開山初名崇善至宋祥符中賜改今額余沿荷花蕩行掬水滌手然後入寺推正殿新砌中壘設像金輝碧映輪焉與焉殿前對石方塘菱藻間生嘉魚游泳水流入殿後放生池瀉木刻函灌稻田數百畝方怪問之有僧出迓乃掌天台僧菽別澗源公相邀茶罷次承邑士周君以禮來會遂出門歷覽山之東麓近上約百步有巖極深即尊者原造寺處名中巖後壘卧佛鎮之改名卧佛巖巖之西約數百步昔梁定光古佛所創飛霞寺寺故基轉而上則有釋箋結集二巖釋箋者有僧名湛然荆溪人居巖箋解天台教義故名而舊志訛作釋籤也結集者有僧名灌頂字凌雲章安人依巖總緝天台

教宗故名其二僧皆智者上足故崇其教如此巖之西玉京洞按道家言洞在赤城山右脇名玉真清平天為十大洞天之一第六九天司命茅君所蒞其內周迴三百里有金堂玉室瑤花芝草其下別有洞臺方二百里屬魏夫人所治其說如此今洞已壅塞但可容坐三五人不知其說何為然也巖址有金錢池相傳僧友曇蘭憇此日誦經不輟其山神名常卿奉金錢供養僧弃于池中歲久湮沒亦不知其處山之絕頂有浮屠七級昔梁岳陽王妃建又有泉一泓名僊人井飛流噴沫冬夏常不竭去井數步有尊者洗腸池周池生青韭色映澄泉可愛詢諸父老言尊者本應真化現一日還石橋將渡有羅漢拒曰爾托神母胎時曾過韭畦猶帶葷氣故不容入于是尊者回此剖腹洗腸今此韭近繞池叢生餘遠處皆無即其驗也其佛巖側有五百大神廟甚靈去廟西五里有玉京觀先是尊者

知神乃白鱗為孽將戾止中巖欲降之時遇一老嫗問途嫗畏神不敢言師強之嫗既語師若陰被神投之淵師即飛錫救之水立涸因名其淵曰乾溪至今猶存及師至巖宴坐次神化猛虎數百咆哮皆向師既不能害又現白鱗真形呀然開口將噬師師即飛錫入鱗口柱其齧齧不得合口且借老僧坐地三年神始知懼皆來降伏懺罪願求一舍地住為師護汰師然之神向寒巖鼓角凌空而去自此人免鱗患今玉京觀廢已久惟赤城寺延奉尊者不絕其日遊覽不覺日抵暮聞山下多虎患不敢回國清遂與周別借榻宿別澗之丈室

張存遊靈墟記

余在佛隴聞靈墟天封寺之勝時草露沾衣次中途遙望見通玄峯浮屠已倒壞尚遺一二級舊址實韶國師悟道處寺

久廢荆棘迷道惜不能往寓目其悟道有偈云通玄峯頂不是人間心外無汰滿目青山至今僧俗猶能傳誦之迤邐再踰雙溪嶺始至天封渡澗橋登殿瞻像鍾樓方丈皆存昔智者大師第五思修地也初大師入山見一父老告曰渡澗遇盤石可止師如其言遂結廬焉前對瑞雲峯故號靈墟其註涅槃經號智者嶺中有卓錫泉吁世降教衰叢林已銷鑠獨寺前澗水潺湲東注猶疑大師談妙未輟已而大基緒公由謝國清寓止此墟修習向業一見逾舊知遂借榻焉實是月戊戌日也

張存遊華頂峯記

次二日庚子余拉緒公由天封寺轉西北行遶山麓穿竹

徑歷數十折盤崗涉壑約十餘里始至華頂峯所謂華頂者以其峯頂上直華蓋星也自峯南去約百步有一隙地勢坦夷廣袤可三十畝四山合抱形如燕巢林木葱蒨幽花異

草不知其名每夜半見海日初出光射崗巒
 如金芙蓉競秀朝暮雲氣網緼盤結如幢如
 蓋如車輪彌覆其上直疑天造地設而然非
 人世有也由隋智者大師開山創寺曰善興
 前對杪耀峯代有名僧嗣守之寺前截澗壘
 石為三池其名曰滿日池南有圓阜曰鉢孟
 峯次入山門有石方池池水澄瑩池之上為
 大雄寶殿粧嚴鉅麗殿後有說法之堂東則
 為丈室名杪耀西則為延賓之軒名曰澹趣
 其寺僧數人緒公皆引見晚借榻宿西廡下
 明興約同志一二躡屐遍覽幽勝於是西去
 約二三百里有庵翼然實為無見覩窄庵偉愚
 極英三祖塔之所攢峯列壑遠近圍遶若護
 持於宰堵次者再行二三里有菴曰深雲則
 為寂庵光空叟聞北源濟三塔在焉蓋華頂
 在天台為極高而此又在華頂為尤高地極
 僻人跡稀到唯終日與白雲為侶而已過庵
 三四里凌其絕頂有浮屠即大師降魔之處

下視羣峯不異培塿其支隴高低猶溟渤翠
 濤層湧層出誠奇觀也其東有巖曰望海僧
 指顧海水僅一杯小自巖轉北有泉一泓色
 正黑曰羲之墨池至于李白書堂舊址定光
 招手石當時有伏虎壇鬼疊石葛溪翁煉丹
 井茶圃皆在別峯榛莽塞路不能往視乃回
 寺中混衆一二日然後知自任持介然莊公
 而下若首座南宗顯藏室獨峯高等皆清齋
 苦行之士朝鍾暮鼓焚修禮誦叢林執則尚
 有可觀反視余大方未能及也載考舊志稱
 東有其泉先生居又有司馬子微自號白雲
 先生至此造室食霞嘆日及西天柱峯永明
 壽九旬習定處歲久皆蕪翳不知所在惟大
 師止觀法門及後韶國師諸祖倡明禪宗其
 風流麗澤猶可想見於煙霞泉石間至今皆
 未泯焉承介然出示靈芝契律師十詠屬余
 和因勉續貂遂成篇
 什已錄在前詩編中

張存遊佛隴大慈寺記

至六月十日乙未余出

國清迴瀾橋循澗轉東
 行百餘步當取路東嶺下有巨石昂首俯入
 澗若渴龜飲泉形首上可容坐一二人垂釣
 度澗遶西山麓再行一二里有石橫截澗流
 高二三尺中闢戶水直瀉下如瀑布入石下
 潭潭深不可測或謂有龍蟄焉此亦山水奇
 處踰再度澗迤邐登金地嶺一盤一折路若
 羊腸漸至嶺坳訪古定光菴址久已榛沒近
 址農氓數家其絕頂有古神祠半間時暑雨
 驟作趨入祠暫避俄頃雲氣晦冥雷轟電掣
 風雨雜樹聲撼地震動疑山麓忽變為大洋
 海波濤洶湧之狀可怖可駭須臾有耕樵夫
 數人亦奔來避雨詢大慈所在云隔山僅一
 二里不能去比候雨歇已迫暮于是命僕與
 在祠迴避雨耕樵夫家借簑笠冒雨出行至
 寺衣衫盡濕目前境暗已不辨人物轉入別
 澗退居借宿明旦起盥漱整冠服謁祖堂觀

佛殿山門欲倒未倒方丈雖存亦已上漏旁
 穿可慨也次讀唐梁肅碑宋楊傑贊始知大
 慈寺背負大雷嶺兩隴合抱形如燕巢由隋
 智者大師開山寔定光授記銀地之所是為
 佛隴舊有曾賢閣淨名堂大師手書陀羅尼
 經皆廢失惟高麗銅鈴杵隋賜寶剎太師宴
 坐巖汰鼓石放螺溪皆遺澤所在至今猶存
 已而披草尋徑到祖塔所近為民火延毀切
 灰瓦礫滿目慘然徒對窳堵處展三禮歎歎
 而去方假筆硯輯遊錄惜本寺僧靡有子遺
 雖有別澗猶為宦轍拘繫不在其誰可與語
 者故畧言于錄曰夫儒釋道分為三教余忝
 入儒固無預二氏竊聞自佛汰流入中國至
 今天下言教宗者必歸天台言禪宗必歸曹
 溪是何耶蓋教至天台大明禪至曹溪而大
 傳譬水木之有本源也今禪之傳不傳固未
 暇論且如大師開示止觀之法門因言顯道
 而道在忘言由漸証果而果成離漸行位兼

圓體用互攝此趨般若者有徑入涅槃者有筌也其能有益于化度如此

張存遊桐栢宮記

晨出石橋菴度妙音亭屈曲盤山磴時夾磴皆大窳石箭

竹宿露滴石上苔屐齒滑不敢急步或旁睨批物失顧視磴道石因蹉跌仆地傷足趾苔綠汗衣袖迤邐經鯨潭潭一泓深無涯底相傳舊有龍狂潭中年久已成精徙居石橋下龍湫每春夏夜則回潭乳卵近因山農嬾居上流濯穢布被觸汚久不回漸登察嶺嶺有高察舊居故名行白沙道中踰寒峯歇窳嶺古龍祠掬龍潭水飲漱止道上渴然後下峻嶺白公界歷鳥道數十盤攀蘿吊蔓始敢下前步急以杖拄定又復移後步道上更多磔石卵抵脚底皮肉痛皆生跣躡疑從天上半墜下萬仞塹乃喚二僕左右扶挾約行十餘里經洞天宮山下有兩石對峙狀如門扉取道入宮舊傳唐咸通中道士葉藏質創道齋

號石門山居後遇懿宗改名玉霄宮地產香茅宮久廢荆榛塞道不能往再行過元明宮舊址問故家父老言長慶中有道士徐靈府居此號方瀛山形如橐駝卸寶前對華蓋三圓峯澗遶宮前流過真佳境也蕪廢矣因借山家小憇進午炊留連久之日將墜出門勉行一二里始至桐栢僊境不覺心目豁然挹山容聽水聲而塵心頓清矣於是整衣冠升殿瞻像未暇周覽次轉東行度澗橋橋上有亭扁曰溪山勝處入迎僊房見道會常靜吳公留坐茶罷直西茂青房訪提點師呂陳公辭回迎僊借榻焉明興乃觀中峯形如飛鳳展翼鳳身垂下至尾則三清正殿在焉殿前有黃籙醮壇皆石甃從壇南出山門皆石徑登會僊亭亭下溪流曲如梭形曰女梭溪福地二橋洞連水流西山下傍水南涯擁一石形方如印曰印山東對劔崗從印山轉南水口爲三井一漣二在溪其深不可測下與海通

故名海眼有龍蟄焉旱禱輒響應凡人臨井
上不敢高聲語笑故夏英公竦銘云簫鼓一
鳴雷雨大作其靈顯如此境內周觀址皆稻
畦諸水下溪會於二井井溢出瀉巖下則爲
瀑布由井東行至洞門山凡兩重舊有亭廢
卽前案桐栢嶺嶺下有靈泉曰透壺遇春夏
時用銅錫瓶盛泉自然滲出瓶外如汗流者
故名次登亭址回首北望靈壺勝灼然呈露其
九峯曰華琳香林卧龍紫霄翠微玉泉蓮花
玉霄華頂四圍還繞隱如城郭而觀當九峯
之心翠靄白雲網緝彌彌朝暮萬狀石林滴
翠澗泉漱玉由觀西北望取道僊人蹟經龍
潭至瓊臺轉南至雙闕皆翠壁萬仞森倚相
向其玉泉華琳二峯當中峯後分東西對峙
中闕如闕闕後層巒疊嶽如排屏列幃又如
大將屯軍百萬扶犁環立擁衛於中軍旗鼓
整然雲煙遮護真奇觀哉按道家書言桐栢
爲金庭洞天木有蘇呀琳碧泉有石髓金漿

人得食之後大不老又言吳有勾曲之金陵
越有桐栢之金庭三災不至洪波不興實不
處之福鄉養真之靈境可不信然昔吳赤烏
元年有大極左僊翁葛玄始開山卓菴修煉
大丹感大乙三真人降授真一勸戒法輪妙
經於是構降真院奉經臺後改爲崇道觀久
廢唐景雲中詔爲司馬煉師名承禎字子微
自號白雲子復置觀始名桐栢方建堂有雲
五色見于上唐史以爲祥禁封內四十里母
得樵採又按徐靈府小錄云煉師所居黃雲
常覆其上故自頌云堂名黃雲俯蔭真氣壇
名元晨仰窺清景其束爲煉形室南爲鳳軫
臺西爲朝真之壇北爲龍章之閣閣後衆妙
臺臺下醴泉井其泉極甘可以愈疾皆已蕪
廢至南渡乾道中曹開府勲重建三清殿殿
前經鍾二樓殿後上清閣崇門修廡政和六
年建徽宗元命殿分院有六曰藏經三元延
賓清虛白雲浴院靡不崇飾煥麗元旣革宋

或廢或存至元中道士王足菴際遇世祖宣授純素仁靖真人遂即左嶠舊白雲觀基建宮曰純素石嶠曹開府冲嗇菴故址建宮曰仁靖厥後荐經兵燹皆化為丘墟今都紀止靜鮑公新正殿山門漸圖興復亦當今觀門之柱石者周遊歷覽不覺抵夕復回迎僊借榻明日借道會吳公出洞門觀僊翁朝斗壇壇西南下二步有石如龜背舊刻云諸使徐公醮壇過妙樂觀故基舊有王子晉吹簫臺吳公指臺前巨石名儀鳳至今飛鳥皆不棲歷九曲徑下至福聖觀廢址亦吳赤鳥年中葛僊翁建初名天台觀東北連丹霞洞洞有僊人拍手巖西北枕翠屏其上即三井水瀉為瀑布者觀東百步有柳泌故宅名紫霄山居久榛蔽不可往視次經玉京觀煙草淒迷無復人跡唯門前石柱僅存余觀自古名山福地宛然如昨而人事興廢則如水上漚乍起乍滅靡有定止是亦有數存焉唯能修煉

到神僊長生不老之鄉既無生滅曷有興廢則不復為氣數之所囿矣是月二十四日戊申到山二十六日庚戌下山修錄則廿七日辛亥也

張存未遊次勝境記

天台山最勝之境大率皆已遊遍唯寒明二巖萬年

無相二寺共四處為次勝者或以甚遠或以久廢故皆不曾遊而亦不必遊也即其山水之有名者問諸老僧言悉已瞭然于胸中矣若寒巖者在天台縣西七十里高九百丈周迴三十里因寒山子得名又名寒石山前有盤石曰宴坐峯上方有石室舊名附石洞米芾扁曰潛真四山環峙如郭郭上矗霄漢其下嵌空絕類獅子呀然張口口中置佛屋不用瓦覆由宴坐峯西有石如筍蘿蔓縈綬再去筍西隔兩崖有石梁約數丈架其上險峻不可度南有泉如屋雷寺僧縻竹縷引之汲用取足前距山一里有洞轉西二里亂泉醜

流巖竇間散若龍髯因號龍鬚洞其石室前有立石參差如侍衛熒煌皆五色故名綬帶山內出石髓石脂人得食之長生不老其絕頂有僊人石棺脫骨尚存昔有僧就視脛骨幾數尺然鳥道人跡罕到此一勝也若明巖者在縣西南與寒巖里數同舊名暗巖巖前有石壁屹立號幽石其下竅穴日光穿漏中有僧全宰舊棲禪處轉東數步怪石森然上有兩峯相並名合掌巖西有泉蔽崖而下渙若垂箔寺僧用竹綆引從高下墜號水索由北捫蘿而下至重巖磐石品列卽三隱嘯詠處常有光如月故名石月寺東有響巖扣之有聲此二勝也是二巖者皆以路險遠甚不曾遊若萬年寺者在縣西北差近白沙側初曇猷憇此四顧八峯回抱雙澗合流其曰八峯者明月杪耀香火大舍銅魚藏象煙霞應澤皆秀色可挹故卓錫喜曰此真福田也東南有嶺曰羅漢巨杉偃蹇繫之百圍凡供五

百大士必于是邀請過西有西天太師菴昔生身尚存今荒蹊廢址煙草凄然此三勝也若無相寺者在縣西南北近明巖路之半唐建通二年建舊名瑞龍其北巖曰戲龍昔有僧師簡居之時遇大旱以杖扣龍起霈雨故名境內有瀑布潭石門徑緘水澗峯五曰瑞龍天柱香爐紫凝應澤巖二曰寶陀羅漢共十景惜名存而寺廢此四勝也是二寺者皆以僧絕廢久不曾遊則四勝者雖不曾遊是固不必遊矣

國朝詩話

天台山方外志卷之三

天台山方外志卷第二十一終

